

民国名人传记丛书

钱玄同



孙郁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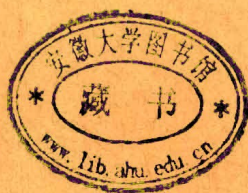
余连祥 著

黄山书社



錢玄同

余连祥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玄同 / 余连祥著 — 合肥 : 黄山书社, 2012.6

(民国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5461-2848-1

I . ①钱… II . ①余… III . ①钱玄同 (1887 ~ 1939) — 传记 IV . ①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2513 号

民国名人传记丛书 钱玄同 Qian Xuanton

余连祥 著

出版人: 任耕耘

总策划: 林清发 乌日勒春香

总统筹: 任耕耘 温 媛

责任编辑: 李玲玲 汪盎然

特约编辑: 温 媛

责任印制: 李 磊

装帧设计: 未 氓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 230071)

经 销: 新华书店

营销部电话: 0551-63533762 63533768

印 制: 南京海院印刷厂

电 话: 025-84810349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14.5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1-2848-1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孙郁

民国热的出现，已经有多年了。最初是学界研究的推动，发现了诸多被淹没的人，后来是民间力量的涌起，无数旧书得以刊行。人们不再以政治的眼光简单看人看事，视角发生了变化。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失望于当下文化人的表现，觉得可看之书不多，无论学术还是文章，民国的气象今人已不易见到了。

从民国过来的人对那段历史的感受，今人已不太易理解。我们今天看民国的历史，觉得有诸多陌生之所。那是旧传统未裂、新思想尚未建立起来的时代，强迫的力量没有催人之势，文人尚有自己的空间。他们在荒芜之地，各有所梦，旋转于自造的空间。章太炎、黄侃、胡适、周氏兄弟，在不同的路上前行，多有创造，遂留下有趣的华章来。

一个国度，倘精神未定于一尊，思想有矛盾之迹，并非可怕之事。在这样的空间里，一切都有可能了。我想起俄国思想家舍斯托夫，他认为谬误常常在我们的知识里。只有经历绝望的人，才能够体验精神的美丽。民国文人大多在忧患里存活着，他们思想里矛盾的地方，不仅没有囚禁他们的智慧，反有了突围的冲动。我们今天讨论他们的遗产，在惊讶之余，也会想想历史，在文化生态健全的时代，才会有多种景观的存在。知识与思想，在温室里是脆弱的。在复杂的精神角斗里，思想之门才可以开启。民国文人有的对传统抨击颇为厉害，有的乃国故的守卫者。还有的非左非右，颇通南学北学，在困惑里照样写出迷人的文字。

中国的历史常常因为铁板一块，没有异端力量的空间在。先秦失礼，

遂有百家争鸣；秦帝称雄，便杀博士，就有了百花凋零之苦；这是历史的警示。民国乃千年罕有的变动的时代，遗民之曲，左派之歌，政客之舞均在，便相互催生了学说与艺术。这些有趣的故事，有古之绝响，也含有西洋的民主气息。驳杂的存在，才还原了人间的本色，伪士不及今天众多，可感可叹者，一时是说不完的。

讨论民国学术，一是自由的学风可鉴，有无数流派竞驰；二是文风多见个性，不像今人这般无趣；三呢，学术与人生是一体的，没有今天这般割裂之状。而且，那时候的文史哲，尚未都分开来，还有交叉的理念在。草创时代的学术和艺术，要求想象力和力量感的，这些都暗含于那个时代人的身上。仅以汉字注音与简化笔画的讨论为例，那里不仅有旧学的展示，新学中的爱意深深流着，有拓荒的快慰在。而且，关于学术传承的争辩，亦有闪光之点。在教育界，考试制度有多个层次，不是大一统的样子。马一浮在南方建立书院，讲儒家之学术；陈嘉庚建立厦门大学，东西方学术均在。在北大与西南联大，没有学历的名人可以任教，学者多有艺术创作的 experience。这些也足够我们作思旧之想。生命的图案可以有趣地涂饰，那些人的精神生活的维度，显然是多重的。

这些无疑都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念故人而思来者。学术也是人生，而且是多致的人生，将那些历史的碎片一点点拼在一起，也是有价值的吧。我们出版这套丛书，乃是追溯旧梦，看看那些人与事，怎样驱走了哀怨之苦，在惨淡的岁月，还有生命的亮度在。自然，每个作者的经验不同，看法各异，但能从大量资料里回望以往岁月的斑斑痕痕，为读者展示一个时代的片影，也算一个纪念。忘不了的他们，是我们今人前行的灯塔。他们照着夜的路，不再使我们久误迷途。而今天的人，时时知道尚未攀登在精神高地，也便有奋起直追的勇气了。

2012年3月8日

目 录

序.....	001
第一章 切齿纲伦恨毒蛇.....	001
第二章 热心复古的“革命党”	021
第三章 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	041
第四章 学问与作文.....	067
第五章 国语运动中坚.....	095
第六章 艰辛的“完人”	118
第七章 寒宵凛冽怀师友.....	129

钱玄同文选..... 159

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变迁..... 161

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 173

我所希望于孔德学校者..... 177

亡友刘半农先生..... 184

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 187

《儒林外史》新叙 192

汉字革命（节选）..... 202

钱玄同致周作人函..... 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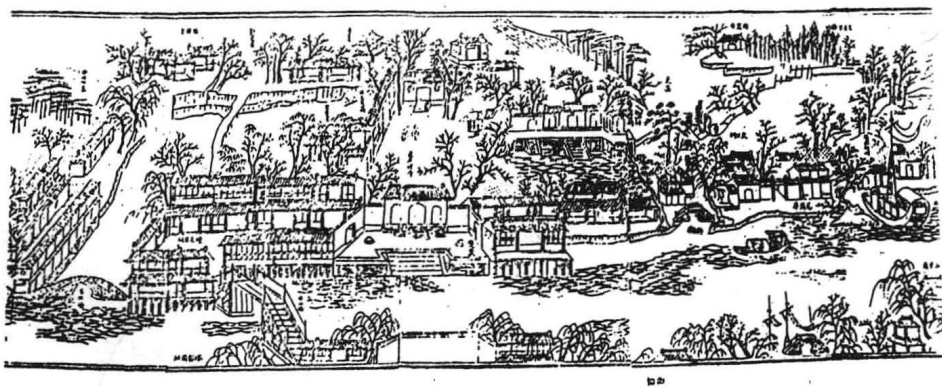
钱玄同致胡适函..... 226

第一章 切齿纲伦恨毒蛇

进士的“老来子”

1887年9月12日，农历七月廿五日申时，钱玄同生于江苏苏州城内。父亲钱振常（1825 ~ 1898），同治进士，曾任礼部主事。历任绍兴、扬州等地书院山长，此时正任苏州书院山长。当年的“山长”，相当于现在的校长。

不过苏州只是钱玄同的出生地。他的祖籍为浙江湖州。湖州历史上曾是春申君黄歇的封地。春申君最早来此地筑城，由于“泽多菰草”而得名“菰城”。公元前223年，秦灭楚，改“菰城”为“乌程”，因乌巾、程林两氏善于酿酒而得名。三国东吴始置吴兴郡。隋朝设置州治，因濒临太湖而名湖州。明、



>> 清·山塘盛景图



>> 钱玄同的出生地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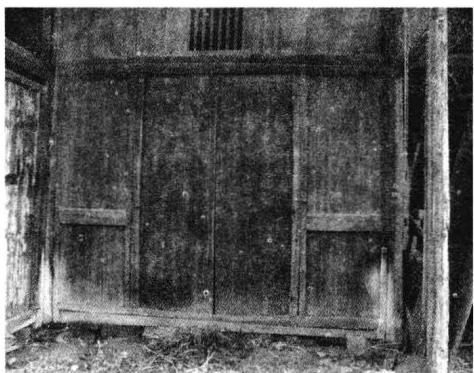
清时设府治，一直沿称“湖州府”。

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乌程县东南十五乡划出，分置归安县。此后，湖州城内就有了一府、两县三个治所。钱家在城南，属归安县。民国元年废湖州府，把乌程、归安二县合为吴兴县。宋初，吴越国归顺大宋，才有了“归安”县名，而钱家一直被认为是吴越国钱王的后代。钱玄同大概对“归安”有些反感，故自己填籍贯，一直填“吴兴”。钱家的家谱也自称《吴兴钱氏家乘》。不过兄长钱恂经常填籍贯为“归安”。钱家世居湖州城南方向鲍山脚下的鲍山村。鲍山村濒临东苕溪，可以远眺道场山多宝塔。旧时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为船。为了出行方便，有一条从东苕溪引水来的场基浜。场基浜延伸到鲍山村的浜，原先称邹家浜，钱家发达后就改称钱家浜了。

世居鲍山的钱家并不显赫。钱玄同的祖上为农耕之家，有时还要为生计

发愁。钱家的转折，始于钱玄同的曾祖父钱允凤。乾隆年间，钱允凤在原配邹氏去世后，离开鲍山，带着年幼的儿子入赘湖州城内南街的李家。进城后的钱允凤，生财有道，还纳了妾张氏。钱允凤让李氏生的儿子延续李家香火，精心培养侧室张氏生的儿子广泰，设法在儿子广泰科考时让他改回了钱姓。钱广泰，又名港舫，讳孚威，就是钱玄同的祖父。钱广泰发奋读书，据《吴兴钱氏家乘》收录的《钱港舫墓志铭》记载，他“委身于学，少苦无书，冥思孤往，辄有所会，既昏而发愤，弃俗务，读书道场山之归云庵”。钱广泰没能考取举人，只取了个邑诸生的生员资格。不过也算跻身地方士林，也能跟当地文人吟诗唱和。更可贵的是，钱广泰精心培养儿子读书科考。两个儿子钱振伦和钱振常先后中举，并由仕而官。钱家骤然成为官宦之家。钱家祖屋和祖坟旁边有一池塘，吴地俗称“荡”。这个“荡”在钱恂于1921年编定的《吴兴钱氏家乘》中也有记载。钱家的这口池塘形如砚台，与道场山的多宝塔遥相呼应。据鲍山村人说，当年风水先生对这口池塘交口称赞。多宝塔形似如椽大笔，加上这口形如砚台的“荡”，才保佑钱家文运昌顺。

钱玄同的伯父钱振伦，尽管少年得志，且为大学士翁心存的女婿、翁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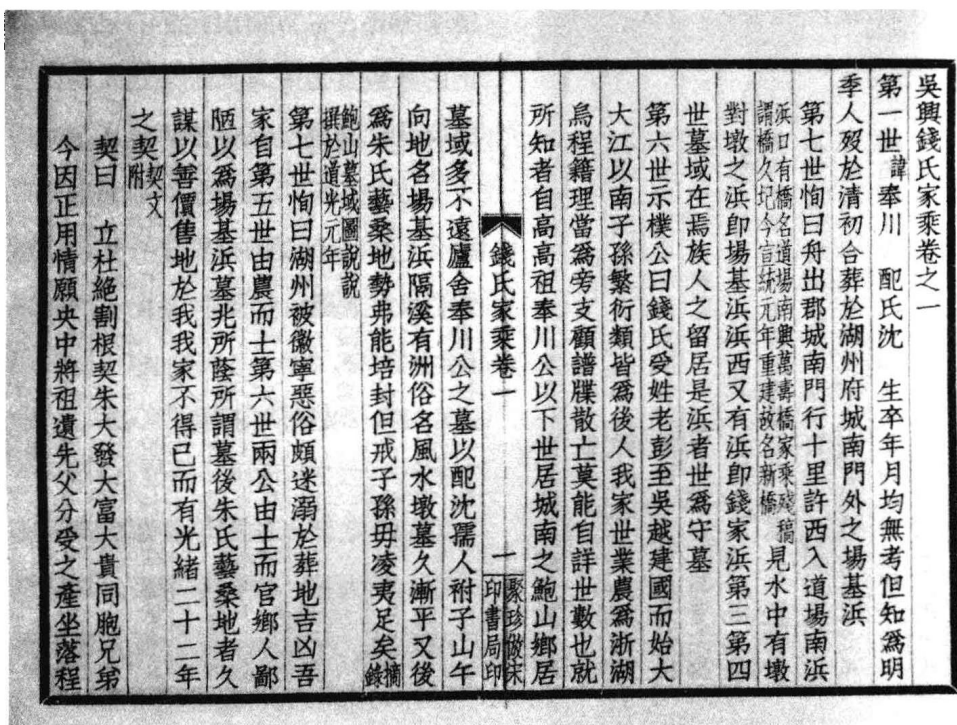


>> 鲍山村的钱家祖屋，三开间两进，普通的清代民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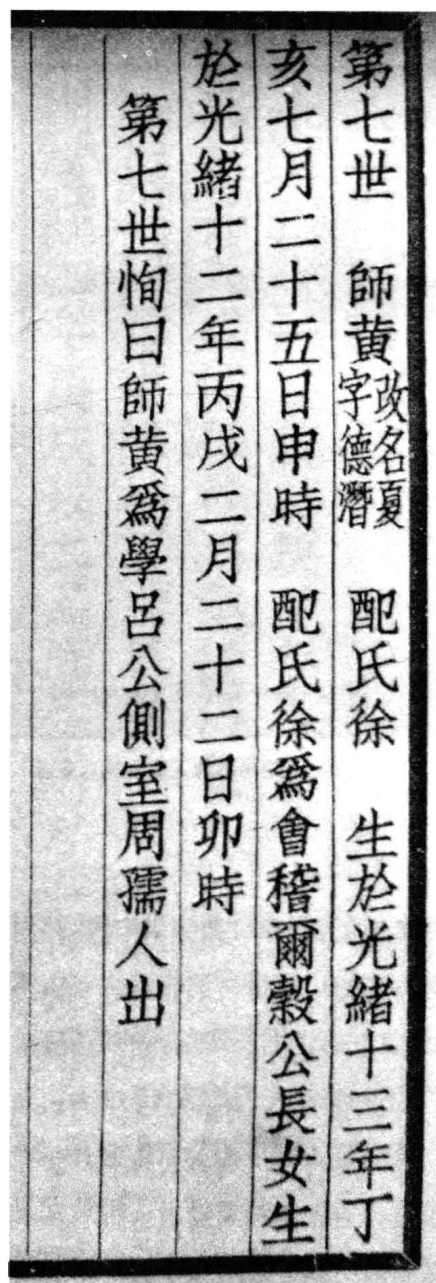
>> 钱家世居之地——湖州城南的鲍山

穌的夫，但仕途不顺。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初名福宗，字筮仙。钱振常仰慕南宋理学大家吕祖谦，斋名自署“学吕”，故家乘中称“学吕公”。兄长钱振伦比他大九岁，成了其科举和学术上的老师。不过钱振常有些大器晚成。同治六年（1867年）才考中举人，此时钱振常已42岁。四年后钱振常中进士，签分礼部主事，诏累晋授中宪大夫。钱振常做了十年小京官，于光绪八年（1882年）辞官南归，以教书为业。学生之中，最有名的要数在绍兴龙门书院时的蔡元培。钱振常早年丧妻，原配姚佩玖只留下一个儿子钱恂。南归后所娶侧室周氏，1852年生，四川人。钱玄同就是侧室周氏所生，那年钱振常已62岁了。



→ 钱恂编撰的《吴兴钱氏家乘》

父亲给“老来子”取名师黄，字德潜。对此，钱玄同在自撰年谱中说：“因先子晚年处境多逆，欲使勉为诗人。黄，黄庭坚也；德潜，沈德潜也。”不过这一解释没能反映老父亲的真实用意。钱振常在给老朋友缪荃荪的信中说：“稚子师黄，小名德潜，取山谷嘲小德诗意，不知将来能著《潜夫论》否。”山谷即黄庭坚，小德为黄庭坚庶出的儿子。黄庭坚《嘲小德》原诗为：“中年举儿子，漫种老生涯。学语啜春鸟，涂窗行暮鸦。欲嗔王母惜，稍慧女儿夸。解著潜夫论，不妨无外家。”《潜夫论》为东汉王符的名作。黄庭坚借用同样也是庶出的王符，来表达自己的对庶出幼子的格外期待。钱振常用黄庭



>>《吴兴钱氏家乘》里的钱玄同

坚来类比，一方面表达了自己老来得子的喜悦，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幼子的期待。黄庭坚在诗中可以潇洒地写“不妨无外家”，但童年时的钱玄同，没有了可以玩耍的外婆家，生活中就少了很多乐趣。

姑苏“神童”

为了把庶出幼子培养成能著《潜夫论》的大家，钱振常亲自为钱玄同启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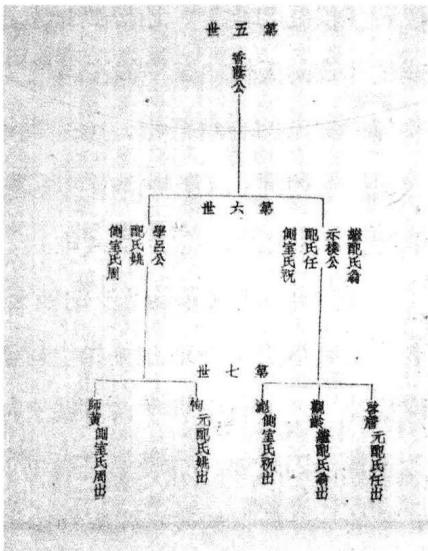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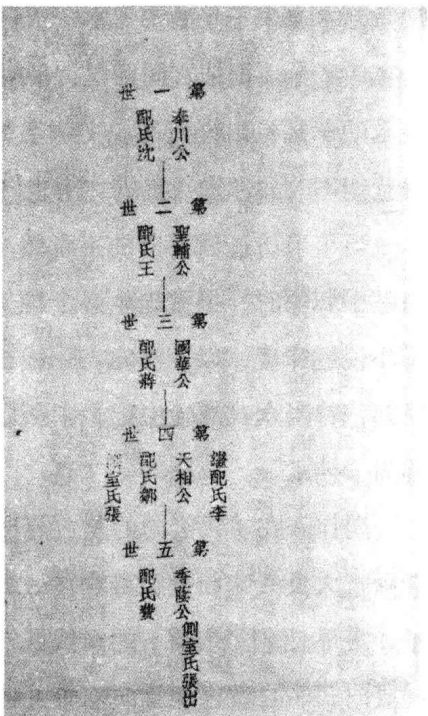
1890年秋天，钱玄同虚龄4岁，老父亲从《尔雅》上抄录纸条，粘在书架上让孩子背诵。钱玄同立在书架前的踏板上，一天背到晚。因站立太久，到傍晚时双腿僵直，无法走路，常由仆人抱回内室去。老父亲因长子钱恂十几岁考取秀才后，一直没有考中举人，故对这位老来子寄予厚望，十分严厉地督促幼子背诵古代辞书《尔雅》。老父亲这一特殊的“庭训”之法，一方面为钱玄同的国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钱玄同稚嫩的双腿

站坏了，一生都怕走路，几乎不敢跑跳。爱唠叨的钱玄同，大概在朋友和儿子面前多次唠叨过此事，所以魏建功、钱秉雄等都转述过此事。

1890年腊月，老父亲为钱玄同请来的第一个塾师是李吉夫先生，字升谦。第二年，学完《尔雅》，接着学《毛诗》。第三年冬天，又读毕了《毛诗》。

钱玄同兄长钱恂，比钱玄同大34岁。钱恂长子钱稻孙，比钱玄同才小个把月；次子钱燧孙，也小不了几岁。钱家家法极严，不许孩子出外与市井群儿玩耍。童年钱玄同，家中玩伴只有两个侄儿稻孙、燧孙。钱玄同在自撰年谱中说：“家君以苏俗多无赖市井，乃学坏之地，故禁不使出门，自幼至先君见背之年总是这样。及先君见背以后，先母与我孤儿寡妇，势不能不入交际场中，而不肖从此便变坏了，言念及此，深叹孟母三迁之不错也。”

1893年春天，钱家延请顾挹峰先生教授《周易》。这一年换了几位塾师，钱玄同勉强读完《周易》。钱振常认为钱玄同对于六十四卦仍有些生疏，



>> 《吴兴钱氏家乘》所载家族谱系

又重新拿来朱子复的十翼本，亲自教授《周易》。钱振常毕竟做了多年山长，会寓教于乐。据钱玄同回忆，平时到了晚上，老父亲常常拿来《文字蒙求》，要求幼子翻检出许慎《说文解字》中的某部某字之字，详细讲解，“不肖今日犹能不改故常者，庭训之力也”。

当年采访过钱玄同的王森然，在《钱玄同先生评传》中说：“先生每日由塾中归家时，振常先生必令检《说文》字解释字义，兼授《史记》文中富于小说趣味者，以调济之。”钱玄同小小年纪就把《史记》、《汉书》读得烂熟，曾当众背诵《史记》中某篇。全篇背诵下来，一字不漏，被乡党姻亲称为“神童”。

周作人在《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一文中，回忆留日时期的钱玄同与老师章太炎气味相投，喜欢在一起谈论复古。其实，钱玄同思想中复古的种籽，最早是老父亲播下的。钱振常晚年“喜复古制”，每年春秋祭祀祖先和神灵时，亲自洗涤俎豆笾簠等礼器，认真祭祀。平时老父亲为钱玄同讲授张稷若《仪礼句读》，还按照张惠言《仪礼图》来一一演示古代礼仪。喜欢游戏是儿童的天性。童年钱玄同把父子俩演示古人礼仪当成了游戏，欢喜雀跃。参与老父亲的春秋祭祀，也是童年钱玄同的一大乐事。当年的情景，诚如南宋刘辰翁的词《双调望江南》所述：“东家者，俎豆伴儿嬉。幸自少年场屋了，谁能掬渐数还炊。千岁是灵龟。”

1894年，老父亲为8岁的钱玄同请来董东初先生教授《尚书》。这年春天，老父亲有事去了外地。董先生对学生管教不严，只管教，不太检查学生的掌握情况。加上自学算学，对钱玄同几乎放羊了。钱玄同终于走出家门，跟市井顽童一同玩耍，荒废了《尚书》的学习。到了夏天，老父亲回家来，检查儿子的学业后，把钱玄同狠狠揍了一通。钱玄同只得老老实实诵读《尚书》，总算读熟了些。

童年钱玄同另一次挨打是塾师所为。当年塾师禁阅闲书。一次，小玄同私下偷看《桃花扇》，被塾师发现。塾师用戒尺劈头打下来，钱玄同的眉心上便留下伤疤一个。

这年秋季，钱玄同开始读《礼记》，董东初先生和李夔先生先后教过他，时间都不长。钱玄同的《礼记》，主要是由老父亲亲自教授的。

1896年，钱玄同虚龄10岁，开始读四子书。先读《论语》，接着又读诸子书《左传》。据钱玄同回忆，当年的小小读书郎就把自己成当为“读圣贤书”的“士人”，“就知道写满清皇帝的名字应该改变原字的字形，什么‘玄’字要缺末点，‘宁’字要借用‘甯’，‘颀’字要割去‘页’的两只脚，‘琰’字要改第二个‘火’字作‘又’，这些鬼玩意儿是记得很熟的”。

1898年6月，塾师告假，老父亲亲自为钱玄同讲授《左传》。此时老父亲体弱多病，自知来日不多，授课之余，天天在纸上书写对后事的礼数要求——衰麻之制、棺衾之饰等等。当年苏州人心不古，老父亲很不满意那些不伦不类的风俗，所以对自己的后事，如何遵循古制，交待得十分仔细。八月初一，钱振常突然上吐下泻，并发高烧，次日寅时就去世了，终年74岁。兄长钱恂正在张之洞幕中，带领全家从湖北赶来苏州奔丧。钱恂按照父亲“遗嘱”，丧服丧礼悉数遵命。钱振常早就在湖州老家购地修好了坟墓，钱恂就把父亲与原配姚佩玖合葬在了一起。

从“尊崇本朝”到喜爱“新学”

办完父亲丧事，钱玄同随钱恂到了湖北，居住在武昌水陆街。在兄长家，钱玄同初识钱恂的女婿董鸿祎（字恂士）。董鸿祎日后官至北洋政府教育部分次长，是鲁迅在教育部时唯一一位私交不错的部级领导。次年初，因“学生



>> 钱恂 (1853 ~ 1927)



>> 张之洞 (1837 ~ 1909)

游学，关系重大”，钱恂被张之洞“派充游学日本学生监督”。于是，钱恂带领全家去日本，钱稻孙等去东京读书。钱玄同则随母亲周氏回到苏州，继续在私塾中读书。两位年龄相当的叔侄，侄子钱稻孙到日本接受异国的新式学堂教育，小叔钱玄同却在国内仍然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

钱玄同的塾师经常一年就要换几个，冯蓝宋（名汝濂）陆续来教过几回《春秋》。放学回家，晚上不再老父亲的“庭训”，钱玄同喜欢上了阅读小说。这是原先老父亲和塾师不让阅读的“闲书”，此时的钱玄同却读得津津有味。

也就在这一年，钱玄同先学对对子，继而一边诵读唐人律诗，一边学作五绝诗。不过钱玄同不太有写诗的天赋，自己坦承：“诗初作颇觉其苦，不能成句矣，又苦于诘屈不贯。”老父亲在世时，对钱玄同处处严格要求。拿写字来说吧，不准写民间流行的简化字，即“破体俗书”，同时不准写“无根之古字”。当年坊间有陈奂所刻《毛